

# 母校的味道

## ——写给学长屠长情

■姚化勤

长情兄,听说您收到了请柬,即将代表我们班的同学参加母校——信阳师范学院 40 华诞庆典,本打算随您一同前往,转而又觉不妥。学校那么多毕业生,如果谁想去便去,如何安排得了呢? 所以,我对母校的这份情感,只有劳您代为表达了。

此外,您参加完校庆典礼后,少不得要探望咱们的班主任贾齐华老师吧? 我想再请您向他转达一下我的感激和追悔之意。您不知道,就在几个月前,贾老师还为我批改过迟交了 30 多年的作业呢!

情况是这样的——

一位好友花了数年心血,编了本《汉字识字歌诀》,嘱我为其写序。我实在怕有负那位哥们儿的厚望,所以,和往常不同,稿子出来后,我试探着传给贾老师一份,求他帮助把把关,但又有些许的担心,平时极少和老师联系,现在却急来抱佛脚,突然添起麻烦来,老师能乐意吗? 尤其他要看到“姚化勤”三字,回忆起我上学时的表现和毕业后的失礼,会不会置之不理呢? 没料到,老师很快回复了邮件,态度还那样认真! 不仅修改了文中的错误,一个标点也不放过,而且在旁边加了详细的批注,指出修改的原因,提醒以后为文时注意。

读着邮件,我禁不住激动起来。按说,平时我叨扰您和另一位同窗好友刘业明兄的时候更多。打从不惑之年跳槽搞新闻后,免不了写写画画,除消息、通讯外,偶尔也琢磨点散文或诗歌,而所有此类习作,包括去年被中国散文学会收入年选本的《家乡的月奶奶》和《太湖石的悲哀》,都留有两位兄长斧正过的痕迹啊! 大概习以为常了,我并没为此动过感情,也没道过一个“谢”字。人说“大恩不言谢”,我想再补充一句“真情无须说”,你见过亲兄弟间动辄“谢谢”的吗? 那岂不太客气、太见外了?

那么,为何对老师的态度就变了呢? 莫非关系疏远了? 是的,坦诚地讲,我觉得我和老师远没咱们之间亲密。个中原因,恐怕与那个颠倒了的师生年龄不无瓜葛。咱们是文化大革命耽误的一代人,考进母校时,大多已娶妻生子,而我们的贾老师刚刚大学毕业,尚属快乐的单身汉,无论他多么优秀,毕竟小我们几岁,要让一个大哥哥尊重小弟弟,做到前人说的“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”,当作长辈一样敬着,似乎不大可能。虽然没谁明显地表现出对老师的不恭,但以调侃的语气传播老师谈恋爱的消息却时有耳闻。

我的情况更特殊一些:家在农村,大孩子才

进学前班,小儿子正蹒跚学步,妻又在另一所学校读书,年逾六旬的父母既要照看孙子,又要种责任田,如何顾得过来? 所以,逢到夏收秋播,我总要逃学回家,忙一阵后再匆匆返校补笔记,以应付考试。至于作业,尤其是需要花费精力和时间的作文,根本没工夫、也不愿去做。我想,反正毕业后是教书,学点写作常识,能够指导学生足矣。因此,对老师能躲便躲,总怕见了面受批评,感情自然也就若即若离,很有点像唐人说的“道是无情却有情”了。要不,后来您命我为咱们的通讯录题几句话时,也不会有“真想再回到/那幢绿荫锁住的教学楼/真想再偷听/贾老师、陈老师唱关关雎鸠”的胡诌了。

偷听老师谈情说爱,岂是学生应守的礼仪? 以贾老师的敏锐和细致,不可能不清楚我的所作所为,但他丝毫不计较老师的过错,时隔 30 余年,对我仍悉心“授业、解惑”。

母校的老师是这样的可敬,母校的学生又是那样的可爱。我所谓的“可爱”,不仅指莘莘学子发奋读书的精神和蓬勃向上的朝气,还包括曾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、恐怕只有“大顽童”才会演绎出的童话般的故事。想兄长去母校,一定会沿着学校大门前的洧河岸,重觅那则故事发生的情景了。

那么,且让时光回到 1984 年的夏天。

河边鸟儿的情歌,唤醒了我们班的两位哥们儿的午睡,于是,他们禁不住春心摇荡了,悄悄起床,要和多情的歌手幽会一番。到了地方,二人却先跳上了一叶淘沙的小船,学着《再别康桥》中的诗人,“撑一支长篙,向青草更青处漫溯”,一边还不忘和鸟儿们对歌,唱起了柳宗元“欸乃一声山水绿”的诗句,简直惬意极了,浪漫极了! 谁知乐极生悲,满载沙子的船儿突然激烈摇晃起来,两只“旱鸭子”顿时慌了手脚,船儿倾斜了,船儿进水了,船儿……毫无办法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沉入河底,顷刻间,“欸乃”变成了“哀哉”。

也许,换上精明人,会毫不迟疑地逃之夭夭:反正野渡无人,又无法提取手纹和脚印,任谁都难以破案,逃避了责任不就得了? 我们的这两位哥们儿,可爱就可爱在年近而立的人了,不仅童心未泯,而且敢于担当。他们非但没一走了之,还主动找到了船的主人,讲清了沉船的经过。接下来,便出现了全班同学牺牲周日,冒着酷暑,帮助捞船的动人场景了,但却没能捞上来。毕业在即,两位哥们儿只好照价赔偿了船主的损失。气人的是,我们脚离开母校,船主后

脚便捞出了沉船。消息传来,哥们儿只是豁达地一笑,连句骂娘的脏话都未出口。

这就是我们的同学。日常生活中,我们演出的或许不只是正剧、喜剧,偶尔也会来一场杂剧,甚至闹剧,不过,无论何时,我们的心都是洁净的——洁净得就像我们离开母校时的秋天,碧空万里,没有一丝云的遮掩,我们的情又是真挚的,谁遇到了困难,大伙儿都会不约而同地伸出援助的手,即使曲终人散,去了不同的地方和岗位,这种纯洁的同窗之情仍绵延不断。

母校的师生之所以如此的可敬可爱,当然首先应该归功于母校的教育和校风,可我总觉得与母校环境的熏陶也密切相关。且不说母校怀抱的洧水多么清澈,掬一捧,足以洗去你心中的浊气,且不说母校坐落的谭山包多么优雅,高低错落的教学楼在万绿丛中亦隐亦露,不由你不想起平仄含蓄的诗句,让你也有了诗人的胸襟和灵性,单单隐处校园一隅的何景明墓就能引发你多少怀古之幽情,促使你也想做前贤一样的人了。

记得学习明代文学史那阵儿,我们常常结伴前往那位文坛领袖的墓前,结合老师讲的“前七子”,议论着他针对当时流行的华而不实的文风,提出的“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”的得失;议论着他不阿权奸,敢和势焰熏天的大官官头子唱反调的耿介;议论着他出污泥而不染,离任归家时仅剩银 30 两的清廉……你曾无限感慨地说:“这才是我们应该继承的一缕文脉、一颗文胆、一种读书人应有的操守啊!”只是,我们在校时,那惨遭“文革”破坏的墓地尚未修复,一副我在日记里描述的样子:“没有墓碑/更无庙宇/只有倒卧草丛中的石马/还被谁一匹匹削去了四蹄”。如今,它该修缮一新了吧? 能拍张照片传给我吗?

许是人老了容易怀旧的缘故,打从知道母校将隆重纪念 40 华诞的信息后,连日来,我一直在回忆、品味与她有关的点点滴滴。不知兄长感觉如何,我竟从中品出了一种“家”的味道。的确,母校就是我心目中的另一个家——一个堪称书香之家的家。虽然算不上豪门大户,并无多少值得炫耀的财富和历史,但她却有着我们可敬可爱的师友,有着浓郁的书卷味、亲情味,有着能净化我们灵魂的前贤遗传的古典气息及独特风景……重温这一切,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温馨与慰藉啊! 因此,告诉你,兄长,等适宜时候,我也要回家看看。



## 人月圆·联章词七题

乙未十月初六,细雨迷蒙。商水梅影、子衿邀请诸吟友参观博物馆综艺展并于市中区沙颍河舟中聚饮。席间,见水禽携雏五六只嬉戏巨丛浮萍之上,于舷窗外缓缓漂浮东流,惊为奇观。众人喧议,以浮萍水禽为题,以《人月圆》为牌,大家同题同牌,联章倚声。每人一阙,得词七章。录于后,以为风雅趣事也。

### 沙颍浮萍

#### ■梅影

得闲颍水舟当筏,把酒话桑麻。诗人雅兴,凭栏听雨,风笛些些。偶仁游鸭,时将野趣,嬉戏浮槎。溪边柳下,渔翁懒问,飘向谁家?

### 萍草浮禽

#### ■御风

长堤听得潇潇雨,未觉十分凉。长河锁雾,微风洗面,曲水流觞。碧波深处,青萍踏浪,禽醉藏乡。痴心也入,悲秋肯落,诗意难藏。

### 醉咏浮萍

#### ■婷美

初冬微寒潇湘雨,酒肆聚七贤。隔帘眺望,北风起处,落叶盘旋。水浮绿岛,啼禽缱绻,垂首翩翩。寒烟惊叹:神来之笔,入画天然。

### 雨中浮萍

#### ■子衿

流连堤岸翻飞蝶,不惧北风寒。暂得暇日,且披冷雨,撷趣溪边。凭栏争望,水天一色,波绿禽闲。看萍孤苦,怜它憔悴,减了悠然。

### 颍河雨趣

#### ■寒烟

邀来颍水舷边坐,落叶舞婆娑。如花似蕊,镶金裹玉,轻咏冬歌。风叠云涌,酒酣船漾,细雨同桌。北风使舵,白鹅操橈,萍翠成梭。

### 冬日伤怀

#### ■云儿

舫舟一叶烟波里,清酒问秋声。朦胧醉眼,初冬冷落,心似浮萍。繁华如梦,晓风柳岸,谁解伶仃? 长亭短叹,邀来对影,饮尽闲情。

### 船头感事

#### ■渔哥

依舷聚饮沙溪上,诗酒说风华。画楼笼雾,平桥倒影,霜叶飞花。萍浮舫外,可堪羡慕,怅莫如它。惯看世态,曾经风雨,自在天涯。

## 人格比金贵 名誉重如山

■唐贵知

我村有个盲人小媳妇名叫叶儿,生活中经受了許多磨难,还得瞎摸着帮丈夫干农活。有些人瞧不起她,她自卑、失望,几欲轻生。

星期天我回家帮妻子剔棉苗地的草时,见她也在地里,草剔得比我干净。有眼人还偶尔会弄掉几棵棉苗,她背后连一棵也不缺。我十分惊奇地说:“叶儿,看了你干活儿,俺这些有眼人都该惭愧得跳河!”她一怔,看样子十分意外和感动,忙起身搓着手上的泥土,嫣然一笑说:“爷,从来没人夸过我,你的话叫我吃了糖!”我说:“我不明白你咋能剔这么干净。”她叹口气说:“唉!我疾人怕人家看不起,干啥活都得多小心多流汗噢!”她的话,使我心里沉甸甸的,慌忙安慰她:“没人看不起你,还得向你学习这种认真精神哩!”

第二天,叶儿的丈夫遇见我高兴地说:“爷,你真会鼓励人,叶儿说,听了咱爷的话,她还得好好活下去哩!”

我村还有个人叫学涛,青少年时期犯过错误,但随着年岁渐长和涉世渐深,他早已知错,努力种地,力争改变自身形象。可有些人爱抠别人的伤疤,学涛就像商店里的鞋子——任人说短长,这给他心灵上造成很大压力。我觉得青少年偶犯错误就像学走路会跌倒一样,不应因此

把他看低,所以我从来不提他的过去,就像对其他人一样热情。

有一天我回村办事,在街上正与几位乡亲说话,忽见学涛从远处急走过来,先让我抽烟,后又逐一让了其他人,然后对众人说:“我这么赖,俺大伯不说我赖,大家说俺大伯伟大不伟大?”我吓一跳,忙说:“傻乖乖,你咋瞎转词啊!‘伟大’这顶帽子会把平凡人压扁的啊!”我抚摩着他的肩膀说:“孩子,老少爷们儿谁也不会说你赖,个别人提起你的往事,那是恨铁不成钢,嫌你进步慢,你迈开大步朝正道上走就是了!”

我在《今日扶沟》报当编辑时,练寺乡有个老汉找我,说他写了很多诗,想让我看看管不管发表。他从破提兜里倒出来一大堆“本子”,全是用香烟盒纸缝的,想是他从垃圾堆里捡来的“稿纸”。我翻开一看,每一页上都写满了密密麻麻但工工整整的小字。我大略念了几首,才知全是顺口溜,就对他讲:“你写这不是诗,按诗的要求是没法发表的。”他一听,很失望的样子,带着哭腔说:“唉,那我也别活咧!”我吃惊地问:“怎么啦?”他大概习惯了说顺口溜,说道:“我从小因穷没上学,一辈子也没娶老婆,日子虽然苦,心里也想乐,平辈子好编串,数数就快活。临老当了五保户,不愁吃也不愁喝,国家政策好,群众暖